

朝鲜完成第三次核试验

朝鲜中央通讯社2月12日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部门当天在朝鲜北部地下核试验场成功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

记者 徐菁菁



2月12日，日本东京市民在街头阅读《朝日新闻》有关朝鲜核试验的报道

朝鲜方面称此次核试验爆炸威力大，试验“水平高、安全、完美”。据韩国国防部推测，朝鲜本次核试验当量超过10千吨。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当量约16千吨。

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议员助理、韩国国防与安全论坛研究员朴镇浩告诉本刊：“毫无疑问的是，即使有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主导的制裁，朝鲜的核技术仍在不断进步。对于朝鲜来说，核试验的关键点在于检测他们制造小型化和轻型化原子弹的技术能力。这种原子弹能够被导弹负载。这是关键的一步，能够让朝鲜的军事实力更具有威胁性。”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菲利普·舒尔告诉本刊：“在讨论朝鲜的核技术平时，我们必须先明确可投入使用的核武器和核装置是有区别的。外界长期以来都认为朝鲜还远未制造出能够被远程导弹负载的核武器。但2012年12月，朝鲜成功发射了多级运载火箭，让人猜测他们已经逐步掌握了发展此种导弹的技术。目前，根据对这次核试验造成的地震级别的检测，它比朝鲜前两次核试验的威

力都大。”该研究所研究员香农·凯尔指出，朝鲜此次核试验还很有可能使用高浓缩铀作为核燃料。外界相信，朝鲜头两次核试验是以钚为燃料的，而朝鲜已经在推进铀浓缩项目。“使用浓缩铀能够使朝鲜突破自身武器级钚的储存限制。朝鲜目前有足够的钚制造6到8枚核爆炸装置。浓缩铀试验能够扩大朝鲜的核军火库。”

这次核试验并不在意料之外。朝鲜国防委员会1月24日就发表声明：“朝鲜不掩饰将继续发射卫星和运载火箭，以及进行更高水平核试验以瞄准宿敌美国。”同时宣布以后不会再有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对话，朝鲜已经完成第三次核试验相关的技术准备工作。

朝鲜核试后，日本自卫队进入全面警戒状态，韩国的警戒级别升至二级，同时加强了与美国的空中警备。曾供职美国国务院、美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容安澜告诉本刊：“日本和美国将加强反导军事部署，并提高其他方面的军力。在韩国，新当选的总统朴槿惠已经从公开呼吁和朝鲜接触的立场后撤。”

各方的担忧主要在于朝鲜发出的军

事威胁。“朝鲜的核技术看来并未达到对其他国家造成直接军事威胁的程度，但朝鲜的核原料、装置和技术可能流入伊朗、恐怖组织等。”朴镇浩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十分担忧朝鲜与伊朗的关系的原因。”“朝鲜领导人不是自杀主义者，他们并不会对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即使他们拥有5到10枚核弹头。”俄罗斯学者、韩国国民大学教授安德烈·朗科夫说，“他们的核武器是用于威慑和防卫的，确保朝鲜不会重蹈伊拉克的覆辙。朝鲜持核的危险在于他们开启了一个先例：朝鲜曾在上世纪80年代签署过‘核不扩散条约’，并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了一些技术。”

在朝鲜核试验后，美、日、韩均提出将对朝制裁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金融制裁可能会被使用，主要针对那些和朝鲜往来的银行。”朗科夫说，“但实际上，朝鲜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受到严苛的制裁，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再进行两次核试验。制裁更多是一种挽回颜面的方式，它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朝鲜已经是一个核力量，这一进程无法停滞，也不可逆转。现在，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它相处。”

在短期内，各方很难重回谈判桌。美国保守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太平洋论坛总裁、太平洋司令部前特别顾问拉尔夫·科萨告诉本刊：“在平壤无意放弃核武器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六方会谈是明智的。我们需要的是五方会谈来讨论我们需要怎样应对朝鲜。”

“谈判也不可能再以无核化为目标。”朗科夫说，“我相信，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核不扩散，而不是无核化。”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专家詹姆斯·埃克顿告诉本刊：“朝鲜领导人已经明确核武器是他们生存的必需。我不认为存在任何让他们放弃核计划的可能。”

据韩国《中央日报》2月16日报道，韩国情报局获悉，朝鲜继3次核试验后想要继续进行核试验，甚至有同时进行核试验和试射火箭的双重可能。☑

内贾德访问埃及：两国关系将全面解冻？

2月5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开罗与埃及总统穆尔西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了会谈。这是两国断交34年以来，伊朗总统首次访问埃及。

记者 邹珊

据报道，除了协商“如何以非军事干预的方式结束叙利亚流血冲突”，两位领导人还就“增进埃及和伊朗关系的途径”进行了讨论。内贾德对媒体表示：“若德黑兰和开罗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看法越来越一致，很多（问题）将发生变化。”

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与埃及持相悖立场。内贾德支持巴沙尔政权，穆尔西则站在叙叛军一边。但这并非两国非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导因素。埃伊关系的恶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埃及因同以色列签订了《戴维营协议》这一和平条约而惹恼了伊朗，被伊朗新政权指责为“穆斯林的叛徒”。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时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主动邀请了被推翻的伊朗巴列维国王赴埃及政治避难。同年4月，两国断交。后来，因埃及在两伊战争中向伊拉克提供支援，两国关系下降至历史最低点，至今尚未恢复大使级外交往来。

政治因素以外，两国的宗教传统亦不相容。伊朗是波斯民族，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埃及是阿拉伯民族，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它们同时又是所谓“激进”与“温

和”派国家的代表。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埃及因宗教原因与伊朗保持距离的倾向非常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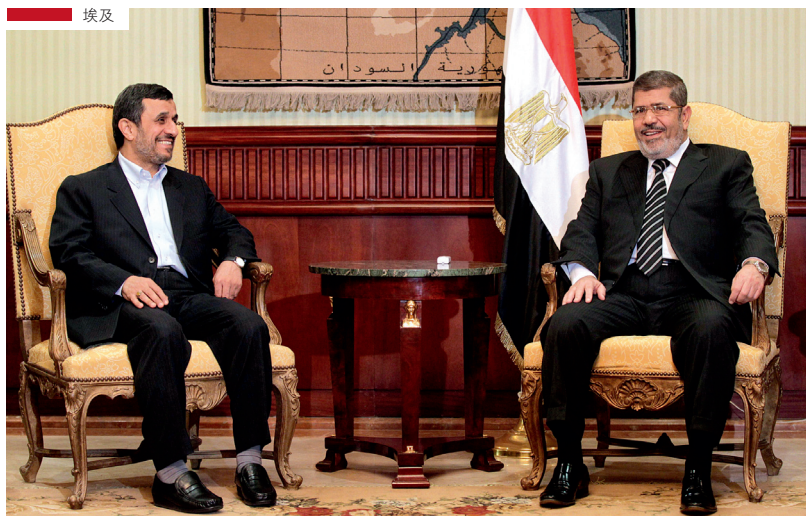
2005年内贾德执政以来，两国关系渐露缓和迹象。2011年埃及革命后，这一倾向进一步突显。去年8月，穆尔西在宣誓就职刚满两个月时就赶赴德黑兰出席了不结盟峰会。一些埃及官员也多次表态，不打算延续穆巴拉克的对伊政策。“穆巴拉克政权的倾倒是为埃及带来了全新的外交前景，与伊朗这一主要地区力量和解是计划之一。”伦敦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政治中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的作者阿迪布-蒙哈达（Arshin Adib-Moghaddam）告诉本刊，“伊斯兰革命以来，穆兄会在意识形态与制度上都与伊朗有所联系，这些联系如今被转换成了外交资本。而伊朗欲与埃及建立战略联系的想法也是酝酿已久。现任埃及政府有伊斯兰根基，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全面建设两国关系的良好时机。”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中东研究员莫曼尼（Bessma Momani）也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内贾德访埃与埃及革命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内贾德

是在向外界展示，埃及革命的胜利也有伊朗的一份功劳：“伊朗人将埃及革命也称作‘伊斯兰革命’。他们认为，穆巴拉克的倒台是中东地区所有受西方支持的政权的一次集体挫败，以及民粹伊斯兰主义者从伊朗汲取经验的一次胜利。虽然对于埃及及本国民众而言，两年前那场革命不过是针对腐朽政府的一次国内内部运动，与外界相关甚少。”

但“商讨叙利亚问题”也并非内贾德的借口。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国际事务专家奥唐奈（Thomas W. O'Donnell）向本刊指出：“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对伊朗实施空前严厉的能源出口限制，这给伊朗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内贾德的领导地位也因此而岌岌可危。伊朗所有阿拉伯邻国都支持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制裁的主要实施者，叙利亚是内贾德眼下的唯一伙伴。”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斯（F. Gregory Gause）则认为这并非可行之计：“叙利亚问题在这次会谈中很难取得进展。伊朗坚定支持阿萨德政府的行为早已备受穆尔西谴责，而埃及在叙利亚的影响又非常有限。”

但无论动因何在，内贾德与穆尔西的专程会面已经引发了外界对于双方关系即将全面回暖的猜测。可观察家们并不认为埃及会轻易买账。“作为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和激进的右派宗教领导人，内贾德在埃及并不受欢迎。美国、欧盟和其阿拉伯邻国对现任伊朗政府也不信任。”奥唐奈告诉本刊，“可埃及仍然在依靠来自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且并没有放弃与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争夺领导地位。所以，与伊朗结盟对埃及毫无益处。”

在奥唐奈看来，无论是穆尔西、穆兄会还是世俗自由派的领导者，与伊朗结盟都不是他们的真正兴趣所在：“通过接受内贾德到访埃及，穆尔西一则展现了他与美国所保持的距离，二则展现了作为一个地区权力的协调者，他是有潜力与沙特一争高下的。”



2月5日，埃及总统穆尔西（右）在开罗与到访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会晤